

随笔

## 黑夜如果延长，月亮会不会熄灭？

鲍尔吉·原野

如果黑夜延长，月亮怎么办呢？会不会黯淡无光？夜只在夜里出现，就像葵花籽在葵花的大脸盘子里出现，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如果夜延长了呢？小时候，我不止一次有过这个想法，但不敢跟别人说。

夜如能延长，不上学只是一个轻微的小好处，睡懒觉是另一个轻微的好处。我想到的大好事是小卖店。小卖店有十间平房，夜晚关门，闭合蓝漆的护板，好东西都被关在了里面，那里有——从进门右手算起——大木柜里的青盐粒，玻璃柜上放五个卧倒、口朝里的装糖块的玻璃罐。罐内的糖从右到左，越来越贵。第一罐是无糖纸的黑糖，第二罐是包蜡纸的黑糖，糖纸双色印刷。第三罐是包四色印刷蜡纸的黄糖。第四罐是包玻璃纸的水果糖。这三罐的糖纸两端拧成耳朵形，只有第五罐不一样，它达到糖块的巅峰，是糖纸叠成尖形的牛轧糖。我们都不认识这个“轧”字，但知道它就是牛奶糖。这里面，我吃过第一、第二和第三罐的糖，憧憬于第四、第五罐。家属院那些最幸运的孩子们也只吃过第一罐的黑糖，可能在过年时吃过一块，嘎吧一嚼，没了，根本记不住什么味道。

如果夜晚延长，我们可以从后院潜入小卖店。我先打开第四罐和第五罐的糖，如果还有时间，再吃糕点——大片酥和四片酥，各一片。至于小卖店里的枕巾、被面、马蹄表、松紧带、脸盆、铁锹之类，我们根本没放在眼里。然而在我的童年，夜晚从来没有延长过。它总是在清晨草草收兵，小卖店一直平安在兹，我们每天都去巡礼，看糖。

月亮每夜带着固定的燃料，满月带的最多，渐次递减，残月最少，之后夜夜增多。如果夜延长了，月亮虽然不会掉下来，但会变灰，甚至变黑。黑月亮挂在空中，有很多危险，会被流星击中，也会被人类认为是月全食。它燃尽了燃料之后，像一个纸壳子在夜空里飘荡，等待天明，是不是有些不妥当呢？

如果月亮不亮了，传说中的海洋也停止了潮汐这种早就该停止的活动。而海，不再动荡，不再像动物那样往岸上冲几步缩回，海会像湖一样平静。人们在无限延长的夜里溜达，免费的路灯照在他们头顶。道路在路灯里延长，行人从一处路灯转向另一处路灯下。菜地里的白菜像一片土地，哗哗的渠水不知从何处流来又流到了何处。被墙扛在肩膀上的杏花只见隐约的白花却见不到花枝，路灯把大量的黑暗留给恋爱的人。

夜如果无限期延长，每只路灯下面都有学校的一个班级上课，路灯下是各式各样的摊床。人们在家里的灯光下玩，然后上路灯下玩。不玩干啥，谁都不知道夜到底什么时候变为白天。如果黑夜真的延长了，河流的速度会慢下来。河水莽撞地奔流容易冲破河堤。侧卧的山峰在夜里吉祥睡，在松树的枝叶里呼吸。星辰在此夜越聚越多，暴露了一个真相——每一夜的星辰与前一夜的星辰要换班，它们不是同样的星星。

在星辰的边上，站着另一位星辰。猎户座、天狼星在天上都成双成对。连牛郎织女星也双双而立。夜空的大锅里挤满了炒白的豆子般的星星，银河延长了一倍。动物们大胆地从林中来到城市，它们去所有的地方看一看。比如超市和专卖店，它们坐在电影院的座椅上睡觉，猫在学校的走廊里飞跑，猴子爬上旗杆……

## 历史

1925年12月下旬，李济有了到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想法。1926年1月21日的午餐会中，李济和毕士博交谈，觉得前往汾河流域勘探的时机已然成熟——只是他“无法确保往石家庄的交通顺畅”，特别是因为去年12月，国民军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进行无端的攻击，导致随后阎锡山军队的反击，现正把持住娘子关；国民军被打败后，“也正愤恨着他们的失败，将各种障碍放在往太原之旅人的路途上，而北京——汉口铁路上的火车又少得可怜，订票全得受托才有”。不仅如此，李济还表示，“就算是事先买了票的人也可能发现火车上塞满了军人，还拒绝让他们上车”。随后，李济

告知毕士博，“从石家庄借道是已不抱持希望”——“唯一的机会是先至大同府，然后再回到太原，有可能的话是用大客车，不然就是中国式的拉车”。在了解了李济的计划后，毕士博便联络耶卡布斯，因为治外法权委员会预计前往太原考察监狱系统，耶卡布斯与其团队会有一班特别列车，而李济似乎可搭顺风车前往太原。不过后来军方拒绝让该团队通行，结果无疾而终。一直到2月1日的午餐会，北京至太原的交通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李济告诉毕士博，他有位与军方关系良好的亲戚，正准备搭乘一班“特殊列车”前往石家庄，他准备一同前往。

除了交通外，李济也自行办理了此次田野考

■ 作家出版社

15  
苏华著

《大夏禹都》

察的诸多要务：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先生欣然同意给予合作，他以校长的名义给阎锡山省长写了一封信，商妥同意我去山西南部旅行。在这同时，恰巧中国地质调查所正要派袁复礼先生到同一地区进行地质学的田野调查工作。

袁先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地质学家。

■ 山西经济出版社

80  
王宏伟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她们在中共琼崖特委直接领导下，先后出色地完成了保卫领导机关、宣传发动群众等多项任务，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伏击沙帽岭、火攻文市炮楼、拔除阳江据点及马鞍岭阻击战斗中，不惧流血，英勇杀敌，为琼崖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虽因敌强我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

“围剿”，喋血马鞍岭，被迫解散，然而她们的英勇事迹和战斗精神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依旧引领一代又一代妇女走上革命、建设的伟大征途。“娘子军连歌”作为中国电影音乐史上一首千古不朽的佳作，更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青睐。

烽烟滚滚唱英雄

烽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青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  
舍生忘死保和平。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一道电光裂长空；  
地陷进去独身挡，  
天塌下来只手擎；  
两脚熊熊蹬烈火，  
浑身闪闪披彩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一声呼叫炮声隆，  
翻江倒海天地崩；  
双手紧握爆破筒，  
怒目喷火热血涌；

敌人腐烂变泥土，  
勇士辉煌化金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回味

## 寒冬里的玫瑰

罗雪村 文/图

寒潮来前，妻剪下这朵玫瑰，这时的院子里，除了菊科，其他花儿早已凋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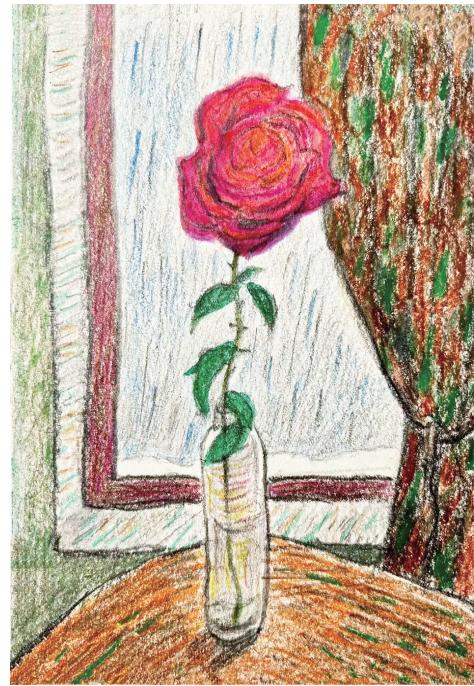
当窗外地冻天寒时，这朵盛放的玫瑰——格外美。画它时，妻给我讲，她刚读了林青霞写的《玫瑰的故事》，讲作者在澳洲旅行遇到一位“呵护玫瑰的谦卑老人”，他瘦瘦的，一头银灰色乱发，身上沾满泥土，待人腼腆又斯文有礼。这位老人自己种植一片玫瑰园，有1650棵之多，花园不收门票，不管谁来，喜欢哪朵就送你。

林青霞也画画，她画下玫瑰的美丽，也写下这位多情的玫瑰老人——“我和他生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聊起来竟然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喜欢付出和给予而令到他人开心的人。”

这个故事让我和妻想起另一位澳洲老人。2017年12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在悉尼一条小街上漫步，一户人家的花园引得妻驻足。一位胖胖的老者推门出来，慢慢走到一丛玫瑰花前，小心剪下一枝半开的深红色玫瑰，然后举起花朵朝我们示意。妻迟疑了一下：“是给我的吗？”老者笑着点点头：“很香的。”妻惊喜地双手接过，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温暖与幸福中。

法国画家夏加尔说：生命的终点是一束花。此刻，澳洲又是玫瑰花盛开的时节，念及两位玫瑰老人，向他们献上遥远的祝福。



乡恋

## 二叔和他的二胡

乔傲龙



二叔曾有一把二胡，几十年过去，不知他自己还记得。

二叔是“50后”。小时候，人都说我长得像二叔，我们家最理解他的人，除了奶奶也许就是我。二叔喜欢下棋，小村里没对手，那些年我放假回来，他有时间就摆开阵势喊我过来走几盘。他还会给人理发，小时候我的脑袋都由他摆治。吹拉弹唱当然不敢说，但他的二胡，至少我认为拉得还是不错的。

二叔那时好像参加着公社或大队的宣传队。我家被旧的土窑院里，他时常摇头晃脑地抚弄着弓弦，我傻乎乎地站在旁边，任他指间流淌的迷人旋律从心头漫过，将我淹没其间。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家，彼时也正被同样的旋律所淹没且无力自拔。艺术之于人，往往有此伟力，而它存在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那时村里没有收音机，更没有录音机，小学里也没有音乐课。只有天上的风雨、地上的悲喜、畜禽虫鸟的嘶鸣为我的世界配音。二叔的弓弦，是那时仅有的关于器物之乐的美好记忆。艺术之于人，往往有此伟力，而它存在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许多年过去，二胡依旧是我的最爱，当然还有唢呐。年过花甲的二叔，那时抚弦运弓、凝神闭目的忘我陶醉，也仍历历如在眼前。关于艺术，我的爱好永远沾着乡下的泥巴。谭坪塬也是我的镰刀和磨子，对它，我又能说什么呢？倒是需要说说二叔那把低级到土里的二胡。除了两根琴弦之外，琴筒、蒙皮、琴杆、琴弓、弓毛都是自己瞎鼓捣出来的，严格意义上只能说，这是一种模拟二胡的声学结构制成的发声装置。木制的琴筒、琴杆不必说，村里有的是桐树；琴弓不知取

自谁家的竹扫帚——这种扫帚那时都很少见；弓毛是从某个倒霉的马尾巴上薅的；蒙皮我知道，不是高级的蟒皮，也不是通常的蛇皮——塬上没有蟒，蛇也不是说找就能找下，而且百姓对蛇颇有些敬畏，轻易不去伤害的。是一张青蛙皮。就这工艺水准，估计远古时代操弄“奚琴”——这是二胡的祖先——北方游牧民族都觉得不屑。幸亏那时的听众基本都是我这样的角色，而演奏的也都是坚定铿锵的乐曲，如果换作《二泉映月》《良夜》或是《赛马》，估计麻烦会比较大。

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可怜的青蛙。村里面有池塘，夏秋两季收拢雨水，牲畜饮用、浆洗衣裳、浇红薯秧子什么的都可以派上用场。这里白天属于人，夜晚则由青蛙接管。青蛙和蝉，是小山村昼夜两班倒的歌手，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青蛙。白天够热闹，少个添乱的来聒噪也好，而且蝉鸣的声部多变、调式复杂，跟着它，你的原本节奏全要乱套。蛙声却是需要的，乡下的夜晚，静得让人幻听，耳边仿佛有无数声音萦绕着，细听却啥都没有，无声胜有声，反倒睡不安稳。青蛙的合唱，悦耳且单调，如同打更人的梆子，听着听着便沉沉睡去。依水而居的人们，没有十里蛙声作抱枕，怕是要失眠的。所以青蛙是我的音乐家，而彻夜不息的蛙声，则足以证明它们作为歌者的奉献精神。塬上土人制二胡，都朝青蛙要皮，个中原因我始终搞不懂：是迷信青蛙的音乐天赋，还是觉得青蛙的皮类似于蛇和蟒。

二叔后来不拉二胡了，因为宣传队解散，需求不复存在，而新的需求，二胡却无法满足。青蛙也没了，生产队解散后各家单干，没人拾掇的池塘渐渐废弃，最终被淤泥填平。离开谭坪塬的我，在城市里，时时会怀念儿时那片所有生命共享的天地，怀念已经远去的声音，包括二叔和他的二胡，还有曾经的蛙声。

音乐这东西，本无所谓贵贱和高低，因为艺术的功能不过动人和动心而已。庙堂正音或是渔樵互答，都是无需挂怀的细节。而且真正的音乐，也许并不从乐府出生、在厅堂里演奏，高山流水觅知音，当年的钟子期就是个砍柴的。

音乐这东西，本无所谓贵贱和高低，因为艺术的功能不过动人和动心而已。庙堂正音或是

文艺